

日本古写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 第二十校证

《日本名迹丛刊》影印东京博物馆所藏平安朝写本《秋萩帖》，^①其纸背抄写“《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二十高氏注”（第一行），“《兵略间诂》”（第二行），自“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广而贪金石之略也”（第三四两行），至“国无守城矣”（第三百三十三行）、“《淮南鸿烈解》卷第二十”（第三百三十四行）止，凡三百三十四行，共分五段。寻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序》云：^②“惟集贤本有前贤题载云：许标其首，皆曰‘间诂’，‘鸿烈’之下，谓之‘记上’。高题卷首，皆谓之‘鸿烈解经’，‘解经’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训’。又分数篇为上下，以此为异。《崇文总目》亦云如此。”今此日本古抄本大题既作《淮南鸿烈兵略间诂》（小题作《兵略间诂》），“间诂”之下又署“高氏注”，盖传抄者既合许、高二注为一，又未明许、高二注区别之所在，故自相牴牾如此也。苏《序》引前贤题载云：“又分数篇为上下。”此古抄本《兵略篇》正分为二，第未明言其为上篇耳。案《正统道藏》“动”字一号至十二号、“神”字一号至九号、“疲”

① 日本二玄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版，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再版。

②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字一号至五号，凡二十六号，收入《淮南鸿烈解》“许慎记上”本。全书共二十八卷。其《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汜论》七篇，都分上下卷，而《兵略篇》又不分上下，^①则日本古抄本与《正统道藏》本来源又自有别。不仅如此，日本古抄本《兵略篇》其卷次为第二十，而在《正统道藏》本则为卷之二十二。寻《抱朴子》外篇第四十三《喻蔽》云：“《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则葛洪所见本《主术篇》在《兵略篇》之后；今试据此以《主术》上下二篇移于《兵略篇》之后，则《兵略》上篇之序数，正为第二十。然则日本古抄本其所据者为魏、晋人所见之本矣。其流传衍变，虽隋、唐诸志所未详，而此日本古抄本适足以证成“又分数篇为上下”之说，与《正统道藏》本可互相补充，是则弥足珍矣。尝试思之，日本古抄本所据者为许慎注本，与《正统道藏》本有数篇分上下者无不吻合，是二十八卷本即许慎注本，而二十一卷本为高诱注本也。高诱于《要略》小标题注云：“凡淮南之书二十篇云云。”尤为高诱注本为二十一卷之的证。《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本篇“毋收六畜”注云：“无聚所征国民以为采取，无收其六畜以自饶利。”为日本古抄本及《正统道藏》本所无，则《御览》所引者为高注本也。许注名《间诂》者，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云：“昔许叔重注淮南王书，题曰《鸿烈间诂》（据宋刊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读书志》），间者，发其疑诘；诂者，正其训释。今于字义多遵许学，故遂用题署。”其说盖得之矣。今以日本古抄本，国人得见者或寡矣，不自谫陋，爰校以北宋本、^②

① 刘本、王本、中都本、茅本俱作二十八卷，其《原道》等七篇，俱分上下卷，盖即从《道藏》本出也。

② 北宋刊本二十一卷，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二十五字，大连图书馆藏，《四部丛刊》影印刘泂生景写宋本，即从此本出，今称宋本。

《正统道藏》本、①刘绩《补注》本、②王荃校刻本、③《中都四子集》本、④茅一桂刻本、⑤王元宾校梓六艺本、⑥花斋本、⑦《道藏辑要》、⑧庄逵吉刊本、⑨日本宽政本、⑩而为之校证。先师巴县向宗鲁先生有《淮南子简端记》，今从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屈守元教授处请得手稿，谨据实登载，盖以明其学之所自出云。

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廿

宋本、茅本、庄本作“《淮南子》卷十五”，花斋本作“《淮南鸿烈解》卷十五”，日本宽政本作“《改正淮南鸿烈解》卷十五”，《道藏》本、刘本、中都本、六艺本作“《淮南鸿烈解》卷之二十二”，王本作“《淮南子》第二十二卷”。

高氏注

宋本、《道藏》本、王本作“太尉祭酒臣许慎记上”，刘本作“太尉祭酒许慎记上”，《辑要》本作“许慎记上”，茅本作“汉河东

-
- ① 《正统道藏》本二十八卷，正统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刊，今称《道藏》本。
② 刘绩补注本二十一卷，弘治辛酉年刊，今称刘本。
③ 王荃刊无注本二十八卷，嘉靖上章摄提格（庚寅）刻，今称王本。
④ 中都四子集（书口作“中立四子集”）本二十八卷，万历己卯刊，今称中都本。
⑤ 茅一桂刊二十一卷，万历八年刊，今称茅本。
⑥ 王元宾校梓本二十八卷，分卷一至卷三为礼字号，卷四至卷七为乐字号，卷八至卷十为射字号，卷十一至卷十三为御字号，卷十四至卷十七为书字号，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为数字号，今称六艺本。
⑦ 花斋藏板《合诸名家评订淮南子》二十一卷，今称花斋本。
⑧ 《道藏辑要》本无卷数，分《淮南鸿烈解叙》至《精神训》为“虚”集六，《本经训》至《诠言训》为“虚”集七，《兵略训》至《要略》为“虚”集八，寒斋藏本有乾隆元年季秋上浣滇南龔德明读《淮南》十三日竟题识，今称《辑要》本。
⑨ 庄逵吉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刊二十一卷本，今称庄本。
⑩ 日本宽政十戊年四月浪花书林再刻《改正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今称日本宽政本。

高诱注”，庄本作“汉涿郡高诱注”。案此篇小题注无“因以题篇”四字，则许慎注本也。日本古抄本及庄本作“高诱注”，非是。

兵略间诂

宋本、《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日本宽政本作“《兵略训》”，作“训”者高诱注，作“间诂”者许慎注，此篇为许慎注，则作“训”者非也。

兵防(小题注)

各本“防”下有“也”字。

世乱之萌(小题注)

《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辑要》本、庄本、日本宽政本“世”作“防”。

解喻至论(小题注)

庄本“喻”作“谕”，同。

用师之意也(小题注)

茅本、庄本、日本宽政本此句下有“故曰兵略”四字。

非利壤土之广而贪金玉之略也

各本“壤土”作“土壤”，无“也”字。

含牙戴角

《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戴”作“带”。顾千里曰：“《原道》：‘牛歧蹄而戴角。’《本经训》：‘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修务》：‘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宗鲁先生曰：“《史记·律书》：‘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乎？’”案：《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又卷九百四十四引俱作“戴”，作“带”者臆改。

有毒者媾

《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日本宽政

本“嫗作“螫”，《御览》卷二百七十一作“螫”，卷九百四十四作“蠹”。案《说文·虫部》：“蠹，螫也，从虫若省声。螫，虫行毒也。”段玉裁注曰：“蠹、螫盖本一字，若声赦声同部也。”《集韵》：“蠹，《说文》：‘螫也。’或作蠹。”

有蹢者跌

各本作“有蹄者跌”，蹢、蹄古今字。“跌”当作“趺”，《金楼子·立言上》：“鸟与鸟遇则相蹢（当作“喝”），兽与兽遇则相角，马与马遇则跌踉。”跌，谓以蹄相蹴踏也。

喜而不相戏怒而不相害天地之性也

各本无二“不”字及“地”字。不，词也。“地”字与“天”字相涉而衍。

而物弗能足

各本句末有“也”字。

故群居离处

“离”，各本作“杂”，是，此涉形近而误。

求不饕

“饕”，庄本作“澹”，余本作“贍”。饕，俗别字。澹，通借字。

争则强胁弱勇侵怯

各本“弱”下有“而”字。

贪味饕饕之人

“贪味”，各本作“贪昧”，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不修其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文子·上义篇》作“贪叨多欲之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卷十三并云：“‘饕’俗作‘叨’。”《淮南·原道》：“贪饕多欲之人。”贪饕，即“贪昧饕饕”也。

万民骚动

各本作“万人骚动”，本书《泰族篇》：“外内搔动。”《御览》卷

二百七十一引作“万民骚动”，与日本古抄本同。骚假借字。
稊莫宁其所有

各本无“稊”字，此涉下文“夷险除稊”而误衍。

故不得不中绝注中绝谓若夏殷中相绝灭也

《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辑要》本、庄本、日本宽政本“夏殷”作“殷王”，无“也”字。顾千里曰：“‘王’当作‘世’。”案：当从日本古抄本作“夏殷”。

兵之由来者远矣

各本“之”下有“所”字。

黄帝尝与炎帝战矣注炎帝神农氏之末世也与黄帝战于阪泉黄帝灭之也

各本注无“氏”字，“板”作“阪”，板，俗别字。注末无“也”字。

颡项尝与共工争矣注共工与颡项争为帝触不周之山也

各本注无“之”字及“也”字。

故黄帝战于蜀鹿之墅注黄帝与蚩尤战于蜀鹿蜀鹿在上谷

各本“蜀鹿”作“涿鹿”，“墅”作“野”。案：“涿鹿”，《逸周书·史记篇》作“独鹿”，《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或作‘涿鹿’。”此作“蜀鹿”，俱一声之转也。“墅”，当作“野”。

舜伐有苗有苗注三苗也

“有苗”重，乃注文误入正文者，各本不误。

启攻有扈注禹之子启伐有扈于甘扈在右扶风郿

各本注作“禹之子启伐有扈于甘，甘在扶风郡”。案各本“扈”作“甘”，是。“郿”、“郡”俱当作“鄂”，《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注作“禹之子伐有扈于甘，在右扶风鄂县也”。《尚书·甘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释文》：“扈音户。案京兆鄂县，即有扈之国也。甘，有扈郊地名。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鄂县西。”《史记·夏本纪》：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集解》：“《地理志》曰：‘扶风郿县是扈国。’”《索隐》亦引《地理志》为说，又曰：“夏启所伐，郿南有甘亭。”《正义》：“《括地志》云：‘雍州南郿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郿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郿，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自五帝不能偃也有况衰世乎

各本作“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有、又古通。

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为水害故颡项诛之

各本“禽”作“擒”，后起字。宗鲁先生曰：“《史记·律书》：‘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颡项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

道之以德而不听

各本“道”作“导”，古通。

则堪之以威武堪之以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

各本二“堪”字俱作“临”。《道藏》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临之以武威而不从”句脱“以”字。案：《尔雅·释诂上》：“堪，胜也。”郭璞注：“《书》曰：‘西伯堪黎。’”邢昺疏：“《书》曰西伯堪黎者，《商颂》篇名也。”日本古抄本“堪”字正用其义。今本《尚书》作“西伯戡黎”，《释文》：“戡音堪。”寻《尔雅·释诂》上：“堪，胜也；胜、戡，克也。”郭璞注：“转相训耳。”盖《尚书》“戡黎”一作“堪黎”，故《尔雅》并存之。邢疏《商颂》当为《商书》之误。

若栝发耨苗所去者少而利者多

庄本“耨”作“耨”，不字，盖涉上文“栝”偏旁而误耳。各本“而”下俱有“所”字，是。本书《说山篇》：“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亦有“所”字。

杀无罪之民而养不义之君

各本“不义”作“无义”。

殫天下之财而饕一人之欲

“饕”，庄本作“澹”，余本作“贍”。“饕”，俗别字。“澹”，通借字。日本宽政本作“賑”，臆改。

不至于为炮格

“格”，各本作“烙”，不可据。《吕氏春秋·过理篇》：“肉圃为格。”高诱注：“格以铜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堕火而死，笑之以为乐。”《史记·殷本纪》：“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格”原作“烙”，今从宋本）《索隐》：“邹诞生云：‘格一音阁。’又云：‘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汉书·谷永传》：“榜捶瘠于炮格。”颜注：“炮格，纣所作刑也，膏涂铜柱，加之以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辄堕其中，笑而以为乐。”《晋书音义》卷下：“‘烙’一作‘格’。”《荀子·议兵篇》：“为炮烙刑。”杨倞注：“烙，古责反。”古责反即格字音，则烙亦格之误也。寻《周礼·牛人职》：“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郑玄注：“互若今屠家县肉格。”《诗·小雅·楚茨》疏引《周礼》郑注“格”作“架”。《文选》张平子《西京赋》：“置互摆牲。”薛综注：“互所以挂肉，摆谓破砾悬之。”然则二者之分，盖格所以置火于下，互所以悬肉其上也。

故至于攘天下注攘乱也

花斋本、日本宽政本注作“攘夺也”。

虐百姓

各本“虐”作“害”。

此大论之所不取也

“大论”，庄本作“大伦”，《文子·上义》作“天伦”。案《史记·龟策传》末有“大论”，《盐铁论》有《大论》篇，则“大论”固汉

人之常言也，作“大伦”、“天伦”者俱非也。

是为虎翼也

各本作“是为虎傅翼”。《文子·上义篇》：“是为虎翼。”与日本古抄本同。《文子·上德篇》：“虎不可为翼。”

夫畜池鱼者必去獮獮注獮獮也

各本“獮”作“獮”，“獮”，俗别字。花斋本、日本宽政本注作“食鱼者也”四字，余本注作“獮，獮之类”，庄本“类”下有“食鱼者也”四字，盖揉合二种本而为之。

有况治人乎

各本“有”作“又”，古通。

闻敌国之君

各本“闻”上有“故”字，《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无“故”字。

乃命军师曰

各本“命”作“令”。《御览》、《文子》“师”误“帅”。

无伐树木

花斋本、《辑要》本、庄本“无”作“毋”。

无掘坟墓

“无”，《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日本宽政本作“毋”。“掘”，《御览》、《文子·上义》同，花斋本、庄本、日本宽政本作“抉”，余本作“扣”，案“扣”当作“扞”，《广雅·释言》：“扞，掘也。”《吕氏春秋·怀宠篇》：“不掘坟墓。”

无熬五谷注熬烧也

各本“无”作“毋”，“熬”作“熬”，作“熬”误，《御览》作“熬”，即“熬”之坏文。《文子》作“败”。

无焚积聚

各本“无”作“毋”。

无捕民虏

各本“无”作“毋”。《御览》作“无捕虏民”。案《吕氏春秋·怀宠》：“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

无收六畜

各本“无”作“毋”。《御览》引此句下有注云：“无聚所征国民以为采取，无收其六畜以自饶利。”宗鲁先生曰：“‘采取’疑‘俘奴’，奴犹虏。”器案：今所见许注本无文，则《御览》所据者为高注也。

某国之君

日本宽政本、《御览》同，余本“某”误“其”，王念孙据《御览》校，谓当作“某”，甚是，今日本古抄本正作“某”，所谓暗与古合也。

此天之所诛也民之所仇也

各本二“所”下衍“以”字，《御览》引无，《文子·上义篇》亦无。花斋本“诛”下无“也”字。

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

各本“授”作“复”，《御览》亦作“复”，《长短经·兵权篇》引云：“而授有德者也。”与日本古抄本同。

师民之贼者

各本“师”作“帅”，是，《御览》引作“率民为贼者”。案：帅读如《孟子·滕文公上》“是率天下而路也”之率。

以乡听者封之以乡

“之”字衍，各本俱无。

赏其大功

各本“大”作“有”，《御览》亦作“有”。

而齐桓晋文之以成霸也

庄本脱“晋文”二字，余本俱有，《御览》亦有。案《缪称篇》：

“然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独名。”《齐俗篇》亦以齐桓、晋文并言，庄本误脱。各本“以”上有“所”字，是。《御览》引作“而齐桓晋文之所以成霸也”。

莫不设深塹傅堞而加守注傅守也堞城上女垣也

各本“深”作“渠”，《御览》亦作“渠”。又《御览》“而”作“如”，疑为“加”字之误，又当厕于“而”字之下也。注“傅守也”义不可通，日本宽政本眉注云：“‘守’，疑‘附’。”其说可存。刘绩补注本“傅”下臆加“近”字。庄本“傅”作“传”，失之远矣。各本“女垣”作“女墙”，义同。

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为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

各本“求”作“战”，《御览》引作“夫为地战者不能立其功”，盖误合二句为一句也。《文子·上义篇》：“故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文子》所见本与日本古抄本合。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

跳行另起，为第二段。各本不分段。《道藏》本亦有若干篇分段者，而《兵略篇》独不分段。刘本亦颇有分段之处，但与《道藏》本又不同，即如《兵略篇》于日本古抄本之上篇分段处，刘本不分，而当日本古抄本已佚之下篇之“凡国有难”处，又跳行另起，惜莫得而详矣。《文子·上义篇》亦于上句“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分段；但《文子》分段至细，又与《淮南》不同耳。

将失道而拙得道而亦

“亦”当作“工”，草书形近之误，各本俱作“工”。

地方而无望故莫能闚其门

“望”，各本作“垠”，此当作“塹”，与“望”形近而误也。“塹”即“垠”之古文。本书下文云：“不见朕塹。”字作“塹”，不误。

“闕”，各本作“窺”，《龙龕手鑑》卷一门部：“闕（俗）窺（正），小視也。二。”闕、窺古通。

天化育而无刑象

各本“刑”作“形”，古通。《周易·鼎》：“其形渥。”《周易本义》：“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剝，谓重刑也。’”《荀子·强国篇》：“刑范正。”杨倞注：“刑与形同。”又《成相篇》：“形是诘。”杨注：“或曰：‘形当为刑。’”

孰知其臧

“臧”各本作“藏”，后起字。《汉书》藏匿字皆作臧。

以其无常刑势也

各本“刑”作“形”。

象日月之行

《道藏》本、《辑要》本、《御览》同。余本作“象日月之运行”，《文子·自然篇》同。

制而无刑

各本“制”下有“刑”字，《御览》、《文子》亦有“刑”字。

天下莫敢之当

《御览》引同，各本作“天下莫之敢当”。

沮瞻其处

各本“瞻”作“胆”。

所谓庙战者法无道也

各本“无”作“天”，是，此形近而误也。《御览》、《文子》俱作“天”。

神化者则四时也

各本及《御览》“则”作“法”，《文子》作“明”。

修政于境而远近慕其德

各本作“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文子》作“修正于境内

而远方怀德”。

不获五度注获误也

案：“获”无误义，疑当作“讵”，形近之误也。《说文》：“讵，讵也。”《集韵》：“讵或作讹。”则讵有讹义，此寒、歌对转也，故训讵为误也。

条楯叶叶贯

“楯”，各本作“修”，未可从。《淮南·俶真篇》：“引楯万物。”高诱注：“引楯，拔擢也。楯读允恭之允。”条楯即引楯也。楯读为允者，亦犹中允之作中盾也。《汉书·叙传》：“数遣中盾。”颜注：“盾读曰允。”又《地理志》：“金城郡允吾县，王莽改曰循远。”亦其比。条楯者，谓枝条之拔擢也，与叶贯相对为文。《俶真篇》又云：“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百事之茎叶条榦（榦古文楸），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条循”亦当作“条楯”，即承上文“引楯万物”为言也。又“疏跃”之“跃”，亦当作“擢”。古抄本重“叶”字，非是。

是故入小而不逼注逼迫也

各本正文及注“逼”俱作“偪”，古通。《原道篇》：“处小而不逼。”

无所在是以胜权多也

各本“所”下有“不”字，是，此误脱。“权多”，各本作“权多”，义俱难通。此文对上文“纤微”而言，有繁多之义，《原道篇》：“好憎繁多，祸乃相随。”第不知为何字之误也。

夫阨仪度不得则招的不中注招射之楯质也的射准也

“阨”，各本作“射”，是。“招”，各本正文及注俱误作“格”。《吕氏春秋·本生篇》：“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高诱注：“招，厚的也。”又《尽数篇》：“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原注一作的），何益于中？”高注：“于招，厚艺

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彀精艺，而反修其标的，故曰何益于中也。”又《别类篇》：“射招者欲其中小。”高注：“招，埽艺也。”《一切经音义》卷一引《通俗文》：“射埽曰埽，埽中木曰的。”《战国策·楚策》：“以其类为招。”《文选》阮嗣宗《咏怀诗》颜延年、沈约等注引《战国策》作“以其颈为的”。《楚策》：“则秦未可独招而夜射也。”的从勺声，古者在霄部，与招同部。《楚辞·大招》：“昭质既设，大侯张只。”昭借招字。招的即《荀子·劝学篇》“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淮南·说林篇》“质的张而弓矢集”之质的，王逸注为“明旦”，洪兴祖补注以为“质明”，皆非也。榦质者，《周礼·夏官·司弓矢职》：“以授射甲革榦质者。”郑玄注：“质，正也。树榦以为射正。射甲与榦，试弓习武也。”又《圉师职》：“射则充榦质。”注：“杜子春读榦为齐人言铁榦之榦。榦质，所射者习射处。”《战国策·秦策》：“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榦质。”的射准者，《淮南·原道篇》：“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高注：“质的，射者之准执也。”执当作執，《诗经·大雅·行苇》传：“已均中蓺。”笺云：“蓺，质也。”正义：“蓺是质，即所射之物正鹄之总名也。”《文选》司马长卿《上林赋》：“弦矢分，艺殪仆。”注：“文颖曰：‘所射准的为艺。’”《仪礼·士冠礼》注：“古文圉为槩。”《说文》：“埽，埽的，射臬也。从土，臺声，读若准。”然则艺为蓺借字，而蓺又臬之借字也。

非鼓之之日也注鼓之之日谓陈兵击鼓合斗之日也

“鼓之之日”，各本正文及注都不重“之”字，非是。注“合斗”作一“斗”字，亦非是。注末并无“也”字。

车不发轡注轡车下支也

各本无注末“也”字。《道藏》本、刘本、《辑要》本“下”误“木”，中都本、茅本、日本宽政本误“不”，宽政本眉注云：“按‘不

支’或‘下支’。”按日本古抄本正作“下支”。

小地必下

各本作“小城必下”，是。

无刑罚之威而相为斥阨要遮者注堙塞也

各本“无”作“無”。注“堙”作“阨”，同。

卒而遇风波

各本无“而”字。

捷捩招杼舡

案“杼”当作“抒”，古抄本从手从木之偏旁，多相混也。《说文》：“抒，挹也。”《管子·禁藏篇》：“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尹注：“春时之井，又当复杼之，以易其水。”杼亦当作抒。“舡”字当衍。又案《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六《杂记》引苏之琨《文勺》：“舟后曰柁，前曰梢，又曰招。”清莫友芝《邵亭诗钞·黄师行》：“上揽下招，千手汹汹。”自注：“招，桡属，制桡橹之间。沅江麻阳诸船，凡下水必于诸桨前为二招，系船首以拨滩。”此文招字则名词动用也。

不以相得

“得”，《道藏》本、《辑要》本同，余本作“德”，古通用。

则天下莫不可用

各本“用”下有“也”字。

用其为己用则其所得者鲜矣

各本脱“则其”二字。

丘有三诋注诋谓天诋事要也

“丘”，各本作“兵”，是，此坏文也。宋本、《道藏》本、中都本、《辑要》本注作“为大诋要事也”，为、谓古通。“天”当为“大”之误。“诋”，《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引作“体”，义较胜。

塞邪隧

《文子·上义篇》“隧”作“道”。

百姓和辑

“辑”，各本作“辑”，古通。

修政于庙堂之上

各本无“于”字。

拱揖指麾

各本“麾”作“搗”，古通。

地广人众

各本作“地广民众”。

未至交兵接刃

“交兵”，各本作“兵交”，不可据，《文子·上义篇》亦作“交兵”，兵谓兵器也。

明奇政之变

《道藏》本、《辑要》本同，余本“奇政”作“奇正”，是。《孙子·兵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本书下文云：“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雄也。”铁华馆影刻宋本《文子·上义篇》又误作“苛政”。

察行阵解赎之数

各本“阵”作“陈”，是，阵后起字。刘本、王本“解赎”作“解续”，俞樾、孙诒让并谓当作“解续”。器案：“解赎”疑当乙作“赎解”，而“赎解”又当作“谯觚”，“谯”、“赎”音近之误，“觚”、“解”形近之误也。《周礼·天官·宫正职》：“去其淫怠与其奇袤之民。”郑玄注：“奇袤，谯觚非常。”正义：“云奇袤谯觚非常者，兵书有谯觚之人，谓谯诈桀出，觚角非常也。”《文子·上义篇》作“察行阵之事”，盖不得其解而妄行刊落也。

绾桴而鼓之

各本俱作“维桴绾而鼓之”，王念孙校作“绾桴而鼓之”，与日本古抄本合。

涉血屢肠

各本“屢肠”作“属肠”，王念孙校作“蹶肠”，顾千里曰：“‘属肠’疑‘履肠’，见《原道》。”案“履”即“屢”也，顾说得之。

是释其根而树其枝也

各本脱“是”字。

殷軫殷众注殷軫委输多盛貌也

各本作“士卒殷軫”，注“殷众也，軫，乘轮多盛貌”。案：此文日本古抄本及各本俱有讹误。窃疑原本正文当作“殷殷軫軫”，注文作“殷，众；軫，委输多盛貌也”。古书重文，率作“=”，此文原作“殷=軫=”，转写作“殷軫殷軫”，传抄者误以注文“众”字入正文，遂删去第二个“軫”字，而文不可通矣。《吕氏春秋·慎人篇》：“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高注：“振振殷殷，众友之盛。”軫振音近。《文选》扬子云《羽猎赋》：“殷殷軫軫。”李善注：“殷軫，盛貌。”又左太冲《蜀都赋》：“邑居隐赈。”刘渊林注：“隐，盛也。赈，富也。”隐赈，亦殷軫也。

刑德奇齐之数注奇齐阴阳奇秘之要非常行也

各本正文及注“奇齐”均作“奇资”，是，资齐形近而误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如淳曰：“胲音该。”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谒受其……奇咳术……。”又云：“其脉法奇咳。”《集解》：“奇音羈，咳音该。”《玉篇》、《广韵》俱云：“奇该，非常也。”花斋本、庄本注脱“非常行也”四字，余本作“非常之术”。寻《鹖冠子·天权篇》引《天权神曲五音术兵逸言》曰：“章以祸福，若合符节。”《抱朴子内篇·极言篇》言黄帝“审

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盖即《五音奇胥用兵》之道也。

难与众同也

各本“与”作“以”。

夫论除谨注谨除论贤除吏谨慎之也

茅本、庄本、日本宽政本注作“论除，论贤除吏谨慎也”，余本作“论除为贤除吏谨慎也”。疑日本古抄本注“谨除”当作“谨论除”。

此大尉之官也

各本无“大”字。《道藏》本、《辑要》本无“也”字。

营军辨赋地极错军处此司马之官也注军司马司主兵马者也

此正文及注，紧接“大尉”之后，各本俱脱。王引之云：“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写者脱其一也。‘兵甲治’下，当有‘此司马之官’一句，自‘论除谨’至‘兵甲治’，皆司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与下不同，自‘正行伍’以下，乃是尉之事耳。云云。”案王校谓当补司马之官，甚是，惟谓“自‘论除谨’至‘兵甲治’，皆司马之事”。而不知此处有脱文，臆而未中，所谓楚虽失之，齐亦未得者也。日本古抄本正文“地极错军处”句之“军”字，乃涉注文而误衍者。注文五官俱冠以“军”字，盖以示与司马、司空等有别也。而《周礼·夏官·军司马职》俄空焉，庶可据此以补其阙，犹愈于宋人之向壁虚造也。

发斥不亡遗注发有所发见斥斥发候视也

各本“亡”作“忘”，古通。又各本注作“发，有所见。斥，斥度。候，视也”。日本古抄本“斥度”作“斥发”，草书形近之误。《史记·李将军传·索隐》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

隧路亟注隧道亟言治军隧道疾也

各本注作“隧，道也。亟，言治军隧道疾”。

行輜治注行輜行路輜重也

各本注“行路”作“道路”。

赋丈均注赋治军垒丈尺均平也

各本注“丈尺”作“尺丈”。

此司空之官也注军司空补空修缮者也

各本注末无“也”字。案“补空”之“空”读如“孔”。

此輿之官也注輿众也获輿众在军之后者也

各本注“获輿众”作“候领輿众”，“获”疑“护”误。又各本“者”下无“也”字。

犹身也有股肱手足也

各本“身也”作“身之”，是。

莫得不为用

各本无“得”字。

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则兵弱矣

各本“叛”作“畔”，古通。

谋虑足以知强弱之权

各本“权”作“势”。

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

跳行另起，为第三段。各本不分段。

昔楚之地南卷沅湘注卷屈取也沅湘二水也

各本正文作“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注末“也”字作“名”。案《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引作“楚地南卷沅湘”。

北绕颍泗注颍泗二水也

各本注“水”下有“名”字。

东裹郟邳注巴蜀郟邳地名也

各本正文及注“邳”俱误作“淮”，《御览》引正文作“邳”，不误。又各本注末无“也”字。

垣之以邓林注邓林江水上之隘也

各本注作“邓林沔水上险”。案《荀子·议兵篇》：“限之以邓林。”杨注：“邓林，北界邓地之山林。”《韩诗外传》卷四与《荀子》同。《史记·礼书》：“阻之以邓林。”《索隐》：“刘氏以为今襄州南凤林山是古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故云‘阻以邓林’也。”

绵之以方城注绵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阳叶

各本注末有“也”字。案：《原本玉篇·糸部》、《一切经音义》卷九十引许注：“绵，络也。”此文“落”当作“络”。《御览》引“绵”作“绿”，当为“缘”字之误。《荀子·议兵篇》：“缘之以方城。”《韩诗外传》、《史记》同，《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为方城。’即此山也。”又案：《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山高寻景云深溪肆无景

各本作“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御览》卷一百六十七引作“山高寻云霓，深溪肆无景”。王念孙谓：“《御览》引是也，……《晋书·羊祜传》：‘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即用《淮南》语。”案：王校与日本古抄本合。

地利刑便

各本“刑”作“形”，古通。

蛟革犀兕以为甲冑

各本“蛟”作“蛟”，古通。《荀子·议兵篇》：“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又见《韩诗外传》及《史记·礼书》。

销车卫旁

各本“销”作“错”，是。

疾如镞矢注镞金镞翦羽之矢也

各本正文及注“鏃”作“锥”，注文“翦羽”作“箭羽”。“鏃”，宋本、花斋本、庄本作“簇”，《道藏》本、茅本、《辑要》本、日本宽政本作“簇”，中都本作“族”，俱“鏃”之俗别字也。王引之据《尔雅》校“锥”作“鏃”，“箭羽”作“翦羽”，正与日本古抄本合。

合如雷电解似风雨

各本“似”作“如”。《战国策·齐策》：“战如雷电，解如风雨。”

然而兵殆于垂沙注垂沙地名也

各本注末无“也”字。《荀子·议兵篇》：“然而兵殆于垂沙。”杨倞注：“殆谓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详所在。《汉地理志》：‘沛国有垂乡。’岂垂沙乎？”《韩诗外传》卷四：“然兵殆于垂沙。”《史记·礼书》：“然而兵殆于垂涉。”《集解》：“许慎曰：‘垂涉，地名也。’”陶方琦曰：“‘涉’或作‘沙’，与‘沙’相似。”器案：《商君书·弱兵篇》：“唐蔑死于垂涉。”“涉”亦“沙”之误。《穆天子传》：“至于长沙之山。”又云：“至于长泱。”“泱”亦“沙”别字。《战国策·楚策》：“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盖古地多有以沙为名者。

破于伯举

各本作“众破于柏举”。案：《左传》定公四年：“蔡侯以吴人及楚人战于柏举。”《谷梁传》作“伯举”，《战国策·燕策上》：“伍子胥逃楚而之吴，果与伯举之战。”字皆作伯，古通。

而委身强秦注怀王入秦留之蓝田

各本注作“怀王入秦，秦留之蓝田也”，重“秦”字，是。

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

宋本、茅本、花斋本、庄本、日本宽政本“饥”作“饑”，余本作“饥”，二字古多混用。

兴万乘之骑而作阿房之宫注阿房地名秦所筑宫也

各本“骑”作“驾”。注“筑”下无“宫”字。

发间左之戍注秦皆发间左民未及发右而秦亡也

各本注脱“右”字。案《汉书·食货志》：“发间左之赋。”注：“应劭曰：‘秦时以适发之名适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间，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师古曰：‘间，里门也，言居在间门之左者，一切发之。’”案：应劭之说，与许注相会，而应说又本之《汉书·晁错传》也。

收大半之赋注訾民三而税二也

各本“大”作“太”，注作“赏民之三而税二”。（《辑要》本“二”误“一”）《汉书·食货志》：“收泰半之赋。”师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案：大、太、泰，古通。又案《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訾读与赏同，财也。”訾民者，谓赏算民财也。

百姓之随还肆刑枕轂首路而死者注随还应徵召也肆刑极刑轂輓輦横木也

各本作“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轂首路死者”，注亦作“随逮”，“应徵召”作“应召”。

天下熬然若焦热

宋本、《道藏》本、茅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日本宽政本“熬”作“敖”，古通。《荀子·富国篇》：“天下敖然，若烧若焦。”杨注：“敖读为熬。”刘本、王本、中都本误作“傲”。

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注陈胜字涉汝南人也

各本“汝南”作“汝阴”。案《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索隐》：“韦昭云：‘属颍川。’《地理志》云：‘属汝南。’不同者，按郡县之名，随代分割，盖阳城旧属汝南，史迁云今为汝阴，后又分隶颍川，韦昭据以为说，故其不同。他

皆仿此。”

非有坚甲利兵

各本“坚”作“牢”。

伐樵枣而为矜注樵枣酸枣也矜矛柄也

各本正文及注“樵枣”均作“棘枣”。《史记·司马相如传》：“枇杷棘柿。”《索隐》：“《说文》曰：‘樵，酸小枣也。’《淮南子》云：‘伐樵枣以为矜。’音勤也。”《索隐》引与日本古抄本及《说文》合，然则作“棘”者高诱本也。《过秦论》亦曰：“钜耨棘矜。”说略本王念孙及张文虎。

周钻凿而为刃注周内也樵矜以钻凿钻鑿也

各本作“周锥凿而为刃”。注作“周，内也，樵（茅本又误“然”）矜以内钻凿也”。案：今本注与正文不应，当从日本古抄本订补。《广雅·释器》：“镌谓之鑿。”《说文》：“鑿，小凿也。”

周桷旧檐鐃注桷剡也桷族锐也鐃研也

各本作“剡桷桷奋檐鐃”，注作“桷（花斋本无此字）剡锐也，鐃斫也”。案：《尔雅·释草》：“筍，桷中。”郭注：“言其中空竹类。”

然一人倡而天下和之者积怨在民也

各本“倡”作“唱”，古通。“和”作“应”。“在”下有“于”字。

至共头而山坠注共头山名也在河内也共队隋也

各本正文作“至共头而坠”，注作“共头山名，在河曲，共山坠陨也”。器案：《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汛至，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杨注：“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隧谓山石崩摧也。隧读为坠，共音恭。”《荀子》此文，即《淮南》所本。《庄子·让王篇》：“共伯得乎共首。”音义：“共，丘山，今在河内。”各本作“河曲”，误。队同坠，隋同堕。

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注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扫西人也

各本注“可”下有“以”字。器案：《越绝书·外传·纪策考》：“昔者，武王伐纣，时彗星生出而兴周，武王问太公，太公曰：‘臣闻以彗斗，倒之则胜。’”说与《淮南》同。寻《说苑·权谋篇》：“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卜战而龟燔，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燔，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论衡·异虚篇》：“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其事与周武王伐纣大同，盖兵权谋家言也。

风雷击于下

各本“下”作“中”，未是。

白刃不毕拔而天下传矣

“传”，《道藏》本、《辑要》本同，余本作“得”。

善用兵者其怒

各本“者”下有“畜”字，是。

德积而民可用也

各本无“也”字，《文子·下德篇》有“也”字。

怒蓄而威可立也

各本“蓄”作“畜”，古通。

故文之所加者浅则权之所服者小

各本作“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王念孙曰：“当作‘故文之所加者浅，则势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误作‘胜’，（‘服’、‘胜’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胜’字而误。）下言‘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犹言势之所服耳。制与服义相近，若作胜，则非其指矣。《汉书·

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则威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皆其证。”器案：王校与古抄本合，甚是。宗鲁先生曰：“《缪称篇》：‘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

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

花斋本、庄本“则”作“而”，余本俱作“则”。

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

各本句末有“也”字。

德钧则众者胜寡

跳行另起，为第四段。各本不分段。各本“钧”作“均”，古通。《道藏》本、《辑要》本脱“胜”字。《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即本《淮南》为言。

力敌则智者制遇智侔则有数禽无数

宋本、刘本、中都本、花斋本、庄本作“力敌则智者胜愚，势侔则有数者禽无数”，《道藏》本、茅本、《辑要》本作“力敌则智者胜愚者，侔则有数者禽无数”，日本宽政本作“力敌则智者胜愚者，势侔则有数者禽无数”。王念孙曰：“刘本改‘者侔’为‘势侔’，案刘改非也，‘者’当为‘智’字之误也。‘力敌’二字承‘众者胜寡’而言，言众相等，则智者胜愚也。‘智侔’二字承‘智者胜愚’而言，言智相等，则有数者禽无数也。刘改为‘势侔’，则义与上句不相承，且与‘力敌’相复矣。数谓兵法也。《诠言篇》：‘虑不胜数，事不胜道。’故曰‘智侔则有数者禽无数’也。《文子·上礼篇》正作‘智同则有数者禽无数’。”案王说与古抄本合。日本古抄本“遇”字即“愚”字之误也。

夫有刑埒者天下讼见之有篇籍者世人传学之此皆以刑相胜者也善者弗法也

二“刑”字各本俱作“形”，古通。茅本、花斋本、庄本、日本宽政本“讼”下夹注“公也”二字，盖后人以旁注混入，非是。中都本“讼”作“公”。《道藏》本“传学之”下衍“世”字，《辑要》本则又衍二“世”字，无“此”字。各本“善”下有“形”字，当衍，下文作“善者”。宗鲁先生曰：“《繆称篇》：‘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

所贵道者贵其无形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

各本“贵其无形”下有“也”字。“量度”作“度量”。王念孙曰：“‘度量’当为‘量度’，迫、度韵，诈（则故反）与虑韵。”案：王说是，日本古抄本正作“量度”。

智也者人为之谋刑见者人为之功

各本“也”作“见”，“刑”作“形”。

动作用还倨句屈伸

各本“用”作“周”，是；“屈”作“诎”，古通。

星耀而玄远

各本“远”误“逐”。庄本“玄”作“元”，避清讳。

进退屈伸

各本“屈”作“诎”。

不见朕望

“望”，宋本、刘本、花斋本、庄本、日本宽政本作“整”，整，垠古文，上文“无整”亦误为“无望”，《道藏》本、茅本、中都本、《辑要》本作“整”，亦形近之误也。

鸾举麟振

“麟”，茅本、日本宽政本作“麒”，余本作“麟”。

疾如骇龙注龙鸟也飞之疾者也

各本注“龙鸟”作“龙鱼”。

常以生击死

各本“常”作“当”。

何住而不遂何之而不达用在中虚神在外漠

各本“住”作“往”，是。各本“达用”二字倒置，刘本、日本宽政本以为衍“用”字，王本删“用”字，俱非是。此于“达”字句绝，“用”字下属为句。

志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与飘住与忽来莫知其所之与条出与闵入
莫知其所集

各本“刑”作“形”。“住”作“往”，是。“飘”作“飘飘”，“忽”作“忽忽”，“闵”作“间”。顾千里曰：“此文当作‘与飘往，与忽来，莫知其所之（来之韵）；与倏出，与暗入，莫知其所集（集入韵）’，今本皆误。飘即焱也（见本篇）。”器案：顾校是，日本古抄本正作“飘往”、“忽来”。《荀子·议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杨注：“感忽悠暗，皆谓倏忽之间也。”义与此“倏出”、“暗入”相会。

莫能壅圉

各本“壅”误“应”，下文“动如一体，莫之应圉”，“应”亦“壅”之误。《修务篇》：“盖闻子发之战，进如激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员之中规，方之中矩，破敌陷陈，莫能壅御。”“壅御”即“壅圉”也。圉，禦也。御、禦古通。

疾如镞矢何可胜耦

各本“镞”误“鏃”。“耦”作“偶”，古通。

击其摇摇陵其与与

各本“摇摇”作“犹犹”。案《汉书·叙传》：“陆子优繇，《新语》以兴。”《汉孙君碑》：“家富人喜，优谣乐业。”优繇、优谣，即《荀子·正论》之“优犹”也，摇从留得声，故“犹犹”亦

作“摇摇”。《礼记·曲礼上》：“决嫌疑，定犹与。”《释文》：“与音预，本亦作豫。”本篇下文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单言之曰犹与，重言之则曰犹犹与与，亦即此文之摇摇与与也。

疾雷不给塞耳注闻疾雷之声不暇复塞耳也

各本“给”作“及”，古通。案《汉书·王莽传》下：“不给复忧盗贼治官事。”师古曰：“给，暇也。”此注云：“不暇复塞耳也。”则字本作“给”也。“闻”，《辑要》本、日本宽政本同，余本误作“用”。

疾霆不给掩目

各本作“疾霆不暇掩目”，揜、掩古通。顾千里曰：“‘霆’疑‘电’。”器案：霆即电也，不必改作。《谷梁传》隐公九年：“电；霆也。”《一切经音义》卷九引刘瓛《周易系辞注》：“霆，电也。”《六韬·军势篇》：“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

善用兵者若声之与向若鞀之与鞀注鞀鞀鞀声也

各本作“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鞀”，注作“鞀，鼓鞀声”。各本脱“者”字，当据此补。“向”当从各本作“响”。注“鞀”上当补“鞀”字，各本俱脱。《说苑·指武篇》：“闻不及鞀，呼不及吸。”宗鲁先生《说苑校注》曰：“‘闻’，宋本、明钞本、《纂注》本皆作‘闻’，《纂注》云：‘闻当作闻，司马相如《上林赋》：铿铨闻鞀。闻鞀，鼓声有雌雄也。’案《纂注》知闻鞀为鼓声，而妄云闻当为闻，则不知段借之例。《说文》：‘鞀，鼓声也。’闻、闻皆鞀之借字。（古昌字亦舌头音，《释詁》昌字与敌丁同训当。《皋繇谟》：“禹拜昌言。”《孟子》赵注引昌作说，皆闻与闻、鞀通之证。）《司马法》：‘鼓声不过闻。’假闻为鞀，正与此同。又案《淮南·兵略训》云：‘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鞀，昧不给抚，呼不给吸。’文义与

此略同，𦔑亦𦔑之借。（《说文》：“𦔑，钟鼓声也。”其字从金，本为钟声，兼云鼓声，牵就《击鼓》毛传耳。）《礼记·投壶篇》载鲁薛击鼓之节，郑注云：“圜者击𦔑，方者击鼓。”《释文》云：“圜，郑呼为𦔑，其声下，其音榻榻然。方，郑呼为鼓，其声高，其音𦔑𦔑然。”据此，则《投壶》之□○，即闾𦔑，观彼文□○相连之势，可以释“闾不及𦔑”之意矣。”

印不见天

各本“印”作“仰”，字同。

乎不指摩戈兵不尽校

各本“乎”作“手”，是。各本脱“指”字，当据此订补。“摩”，各本作“麾”，是。“校”各本作“拔”，误。本篇下文云：“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机，固已形矣。”又云：“野无校兵。”校兵即交兵，兵谓兵器也。“戈”字当衍，云“兵”则已包举“戈”在内矣。

敌人静不知所守动不知所为

各本“人”作“之”，二“所”字上俱有“其”字。

当者莫不废还崩隳

各本作“当者莫不废滞崩隳”，隳、隳字同。案《左传》成公十八年：“振废滞。”注云：“起旧德。”谓废置而淹滞也，用于交兵，非其义也。当从日本古抄本作“废还”，废还者，犹言废然而返也。

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前者

各本“当”下有“其”字。

故陵人者胜

各本“陵”作“凌”，涉上文“凌之若波”而误。

为人的者死注的所击也

日本宽政本作“为人拘者死”，注作“拘所系也”。余本“的”作

“杓”，顾千里校作“杓”，花斋本注作“杓所系也”，俱非是，的即招的之的也。

兵静则固专壹则威

跳行另起，为第五段。各本不分段，“壹”作“一”，古通。

故纣之卒百万而有百万之心武王卒三千皆专而为一

各本作“故纣之卒百万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专而一”，脱“而有百万”四字，当据此订补。又《道藏》本、《辑要》本“千”作“阡”，俗别字。

故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各本脱“之”字。

乃可应敌合战

各本“可”下有“以”字。

卒无二志动无惰客

各本“志”作“心”。“惰”，《道藏》本、花斋本、《辑要》本、日本宽政本作“堕”，余本误“坠”。“客”，各本作“容”，是，当从之。

事无试尝

各本作“事无尝试”。

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

刘本、王本、中都本“刃”作“力”。王念孙校谓：“‘刃’当为‘𠂔’，写者脱其半耳。……𠂔即亲昵也。”案：王说刃即亲昵义是也，而取证则非。本书《人间篇》：“非其事者勿𠂔也。”即此刃字之义。《广雅·释言》：“𠂔，𠂔也。”《汉书·儒林孟喜传》：“喜因不肯𠂔。”师古曰“𠂔亦名也。𠂔音刃。”《列子·天瑞篇》：“天地万物不相离也，𠂔而有之，皆惑也。”殷敬顺《释文》：“𠂔音刃。”林希逸《虞斋口义》曰“𠂔与认同”。范致虚解曰：“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窍六藏，该而有焉，吾谁与为亲，认而有之，是为大惑。”𠂔俱作亲解，此文亲刃，尤其

的证。王氏于《广雅疏证》，既未明此义，于《淮南杂志》，复臆改此文，两俱失之矣。

心不专壹

各本“壹”作“一”。

将不诚必则卒不勇敢

《道藏》本、《辑要》本同，余本“诚必”作“诚心”，王念孙校作“诚必”，甚是，日本古抄本正作“诚必”。

若蚘之足注蚘马蚘也

各本“马蚘”作“马蠃”。案：“蚘”为“蠃”之误，《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八引《淮南·时则篇》“腐草化为蚘”。许慎注：“蚘，马蠃也。”与此注合，本书《说林篇》注及《吕氏春秋·季夏纪》注作：“蚘；马蚘也。”此盖许、高之异同也。

故民诚从令

各本“从”下有“其”字。

虽众为累

各本“累”作“寡”。

卒不畏将其刑不战

宋本、中都本、花斋本、庄本、日本宽政本“刑”作“形”。

而存亡之机固已刑矣

宋本、《道藏》本、茅本、花斋本、《辑要》本、庄本“已”作“以”。

各本“刑”作“形”。

诚积精踰而威加敌人

各本脱“精”字。

陕路津关

各本“陕”作“碛”，《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作“狭”。案：《说文》“陕，隘也”。《集韵》：“陕或作峡。”碛即峡之俗别字。《玉篇》：“陕亦作狭。”

龙蛇蟠蟠注虵屈也

宋本、庄本注作“蟠，冤屈也”，余本注亦有“蟠”字，日本古抄本注文“蟠”字误入正文，于是正文讹衍而为“蟠蟠”也。“虵”亦“冤”字之误，《道藏》本、中都本、茅本、《辑要》本误作“冕”。

却苙居注却偃覆簦也

各本“苙”作“笠”，是。庄本脱此注。《太平御览》引亦有。

羊肠道注羊肠一屈一伸也

庄本脱此注。《御览》引亦有。

菡萏门注菡萏竹筍所以捕鱼也其门可入而不得出也

各本正文及注“菡萏”俱作“鱼筍”（花斋本无“鱼”字），又注文无二“也”字。案“菡萏”当作“箴筍”，《集韵》：“箴，竹黄也。”盖箴筍乃以黄箴为之者。

一人守险

“险”，各本俱作“隘”，《后汉书·文苑杜笃传》注、《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作“险”，与日本古抄本合。

推其摇摇掞其揭揭（下字误入注）注掞排也揜揜欲卧也揭揭欲校也

各本作“推其揜揜，挤其揭揭”注作“挤，排也。揜揜，欲卧也。揭揭，欲拔也”。王念孙校“揜揜”作“摇摇”，“欲卧”作“欲扑”。案日本古抄本正作“摇摇”。《龙龕手鑑》卷二《手部》：“揜、俗；摇，正。”注文“揜”即“揜”之误。“掞”为“挤”之误。

此谓因势善用间谍注谍军之反间也

宋本、六艺本、庄本注“谍”误“言”，《道藏》本、刘本、中都本误作“人”，《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作“间谍”二字。

设蔚施伏注草木盛曰蔚

茅本、花斋本、庄本、日本宽政本“盛”作“蕃盛”二字，余本及

《御览》引与日本古抄本同。

隐匿其刑

各本“刑”作“形”。

使敌人之兵无所备

各本作“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无“使”字。《御览》引有“使”字，与日本古抄本合。

俱什伍专

日本古抄本“专”作“抔”，余本及《御览》作“搏”，“搏”即“抔”之误也。

前后不相撚注撚捺蹈也

各本注作“撚，揉蹈也”。庄逵吉曰：“《御览》‘撚’作‘蹶’，注云：‘蹶，蹶踏也。’”案：古抄本“捺”当作“挤”，各本注“揉”当作“蹂”，《御览》引注作“蹶”，亦“蹂”字之误。《说文》：“撚，一曰公也。”又云：“公，兽足蹂地也。蹂，篆文公。”

此谓事权必刑吏卒专精

各本作“此谓事权，权势必形，吏卒专精”，《御览》引作“此谓事铃，铃势必形，吏卒博精”，上文“势有二权”，《御览》引“权”亦作“铃”。案：本书《诠言篇》：“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铃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后汉书·方术传序》：“铃决之符。”注：“兵法有《玉铃篇》。”梅尧臣《送李大保知仪州诗》：“论兵启玉铃。”

举错得时

各本“时”作“失”，王念孙据《御览》校作“时”。案日本古抄本正作“时”。

故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注云梯其可依云而立所以暇敌之城中也

各本注无“其”字，“暇”作“瞰”，是。又注末无“也”字。

明于必胜之数也

各本“数”作“攻”，王念孙据《御览》校作“数”，案日本古抄本正作“数”。

权县而后动

各本“权”作“铃”，日本古抄本眉注云：“‘铃’疑‘铃’。”

唯无壹动（注敌家之兵不来相校复也）国无守城矣

各本“壹”作“一”。“壹动”之下，庄本作“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如此则野无校兵”。注“敌家之兵，不来相交复也”。下接“国无守城矣”。盖当时以《秋萩帖》纸背写《淮南》者，临了，《秋萩帖》纸枚已尽，而《淮南》尚有数行，不能容纳，遂以臆刊落之，不计其文之下相衔接矣。“校”，各本作“交”，非是，校读为“犯而不校”之校，谓校量兵力也。

淮南鸿烈解第廿

卷头作“《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廿”，此却作“《淮南鸿烈解》卷第廿”，牛头马脯，其将何以安之？多见抄胥之鲁莽灭裂矣。

（《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